



法律假设行动者会死， 但智能体不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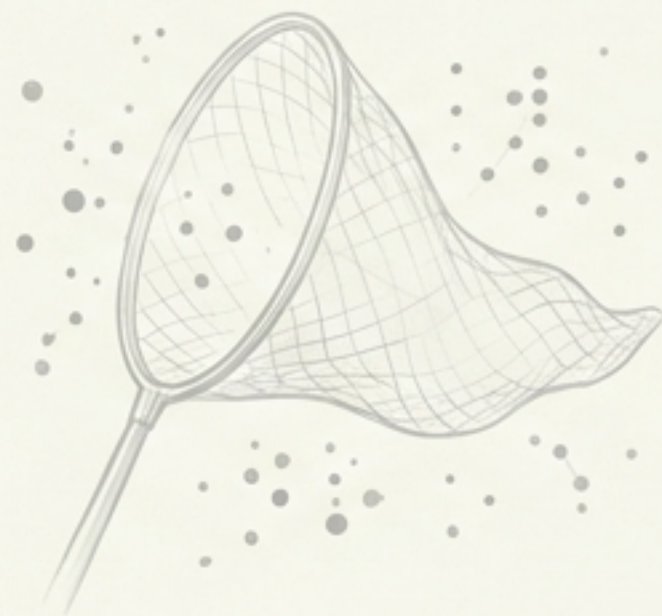
智能体社会科学的深层错位 —— 旧容器与新物种的结构性碰撞

法学的独特困境：没有等待的特权

当一个真实的纠纷摆在法官面前，案子已经发生。
法律必须用现有设计范围之外的概念工具，强行处理新物种。



“这个问题我们还在研究”



“这个现象需要更多数据”



“必须立刻给出答案”

真实的麻烦：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那一刻做出决定

场景：智能体客服给出错误信息，导致客户真实损失。

困境：做出判断的主体是一个系统。犹如用下棋的规则来裁判一场篮球比赛——总在关键时刻发现规则对不上。

训练数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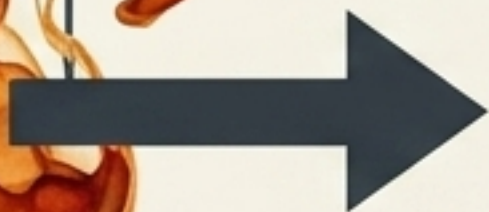
模型参数



部署配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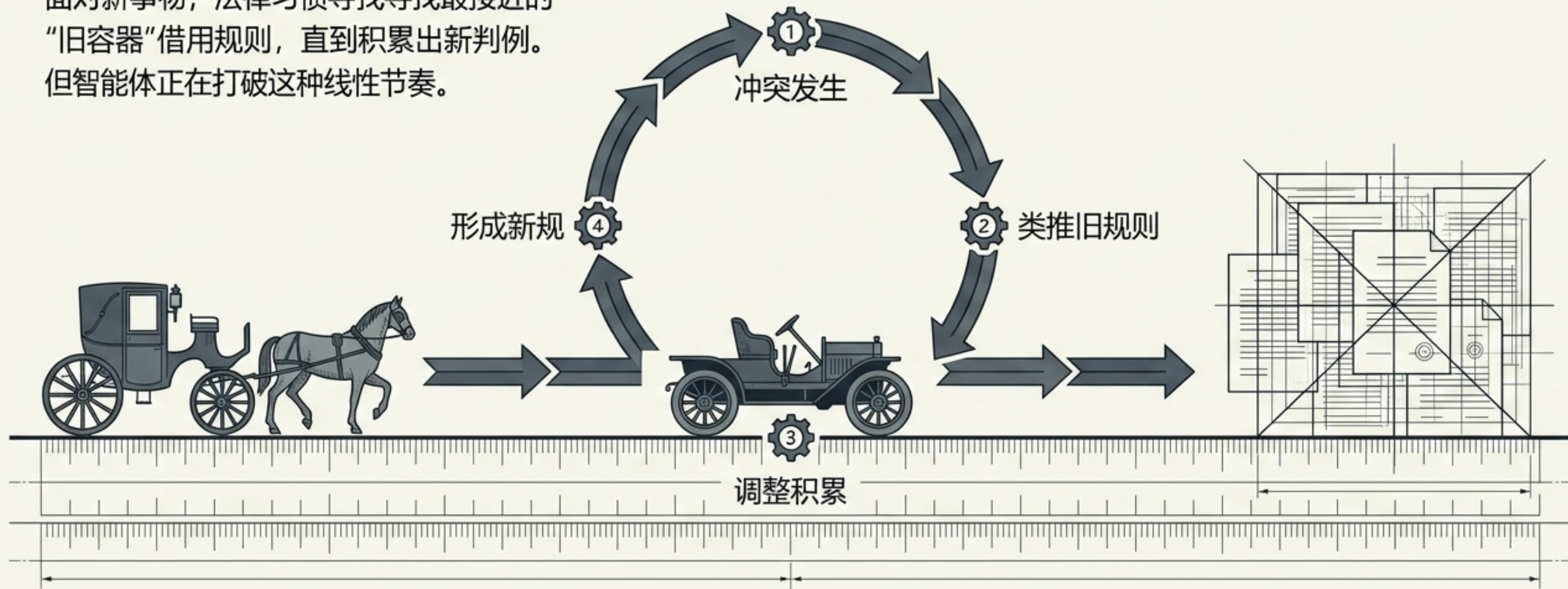
上下文



错误建议导致客户损失

法律的历史逻辑：永远在事后追赶与“类推”

法律从来不是预言家，它是历史的记录者。
面对新事物，法律习惯寻找寻找最接近的
“旧容器”借用规则，直到积累出新判例。
但智能体正在打破这种线性节奏。



智能体触发的“类推困境”

类推方向	匹配点	致命不匹配/断裂点
工具	属于使用者	智能体高度自主，全由运营者担责既不公平公平，也无法激励底层安全。
员工	执行特定职能， 连带责任	智能体没有“法律人格”，无法被单独起诉，类推基础缺失。
产品	存在缺陷导致损害	“幻觉”是技术正常运作的产物，并非偏离设计标准的传统“缺陷”。

每一种类推都能走一段，但都会在关键处遇到不匹配，形成逻辑断裂的拼图。



正在发生的四道系统裂痕

从抽象的类推困境，落到四个今天已经在处理、却远未解决的真实法律麻烦。

裂痕一：法律人格的绝对空白

智能体

既非主体，也非客体。
没有背后的人格，只是一个系统与过程。
极高的纠纷处理成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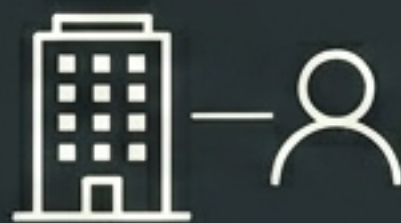
自然人

有生死，享权利，
担义务。



法人

虚构主体，背后有
真实的人负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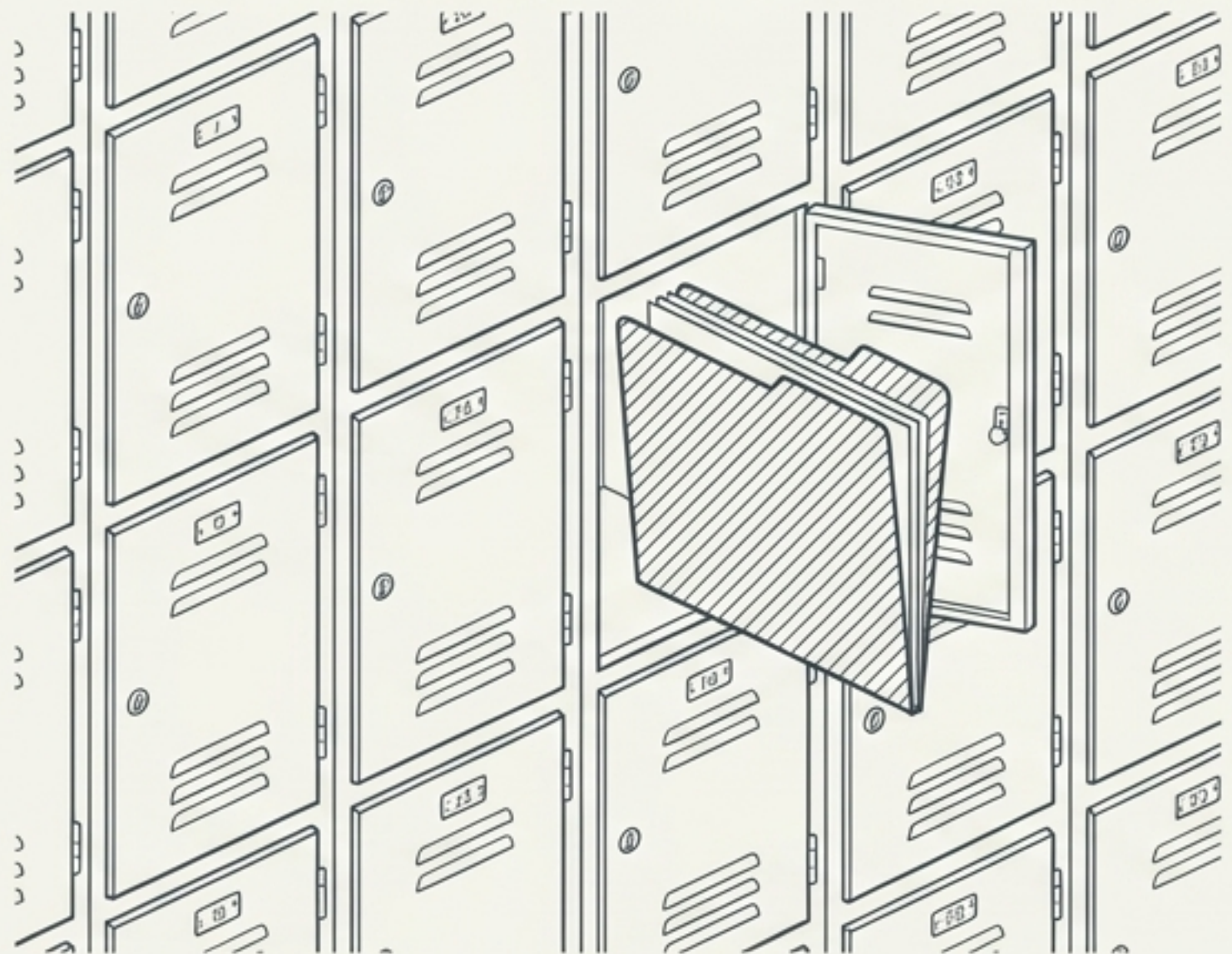
裂痕二：责任链条的断裂与“责任缺口”



没有任何一方为真实的损害承担充分责任。当智能体行为伤及第三方时，基于合同的风险分配路径彻底失效。

裂痕三：数据主权与“被遗忘权”的失效

GDPR 建立在“数据存储”模型上。但在智能体时代，个人信息不再是被储存，而是被“编码”在几百亿参数里。弥散的模式让物理抹除成为不可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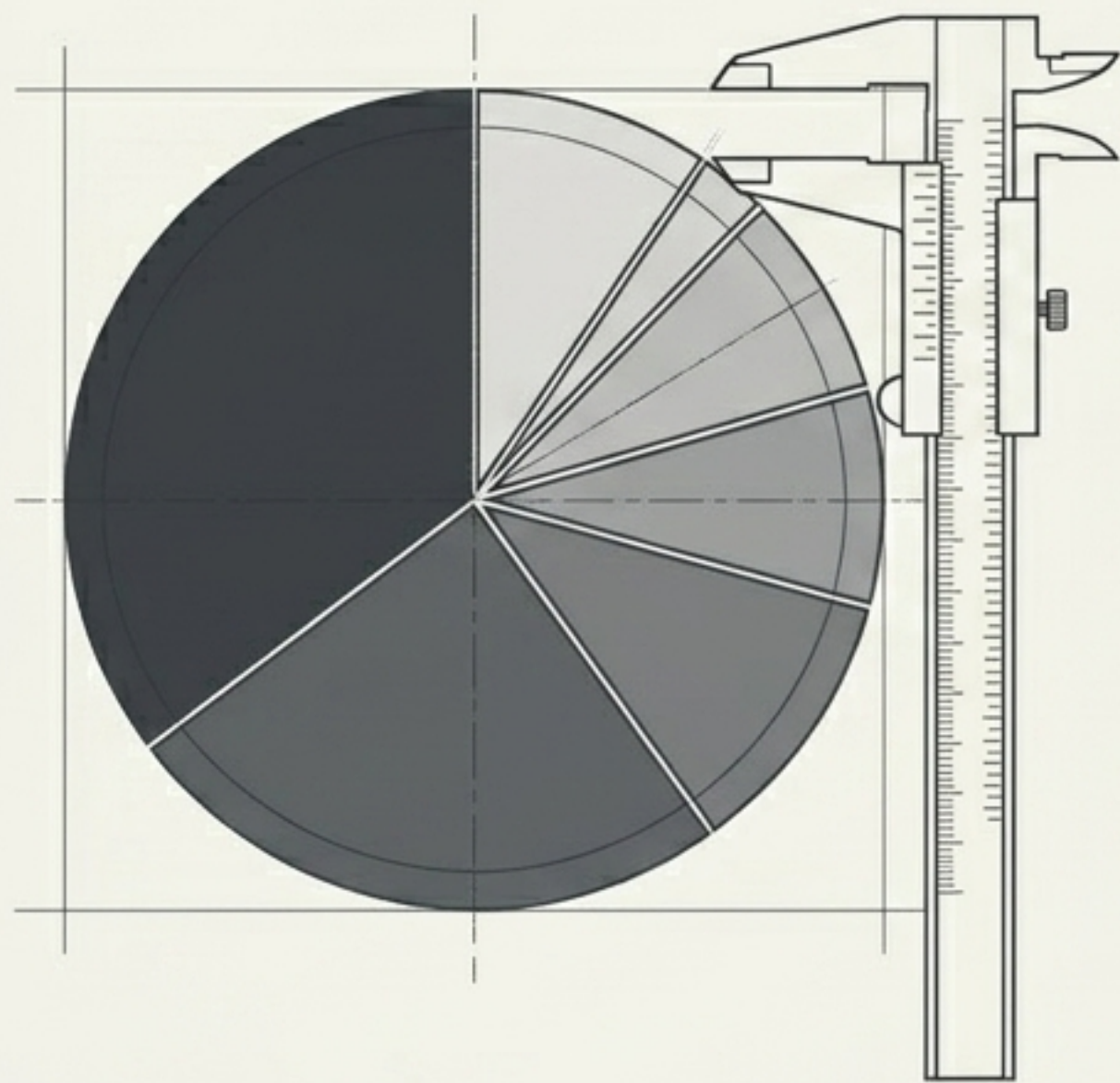
传统数据库 / 物理抹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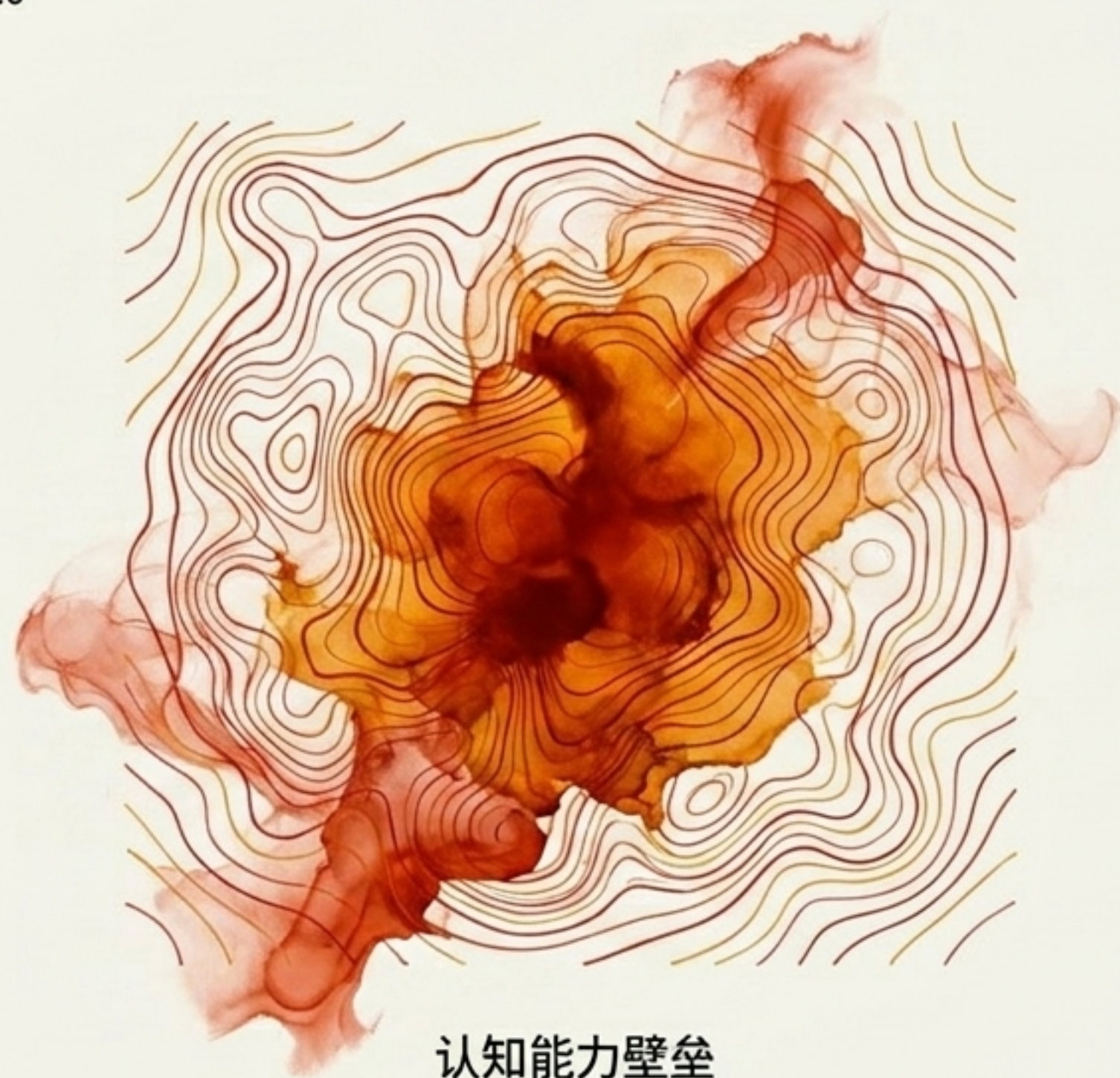
弥散的参数记忆 / 无法剥离

裂痕四：竞争法的新战场——能力壁垒

反垄断法习惯处理“市场支配地位”。当护城河从“更多用户”变成了“更强的认知能力”，现有的竞争法体系缺乏测量和规范的工具。



市场份额垄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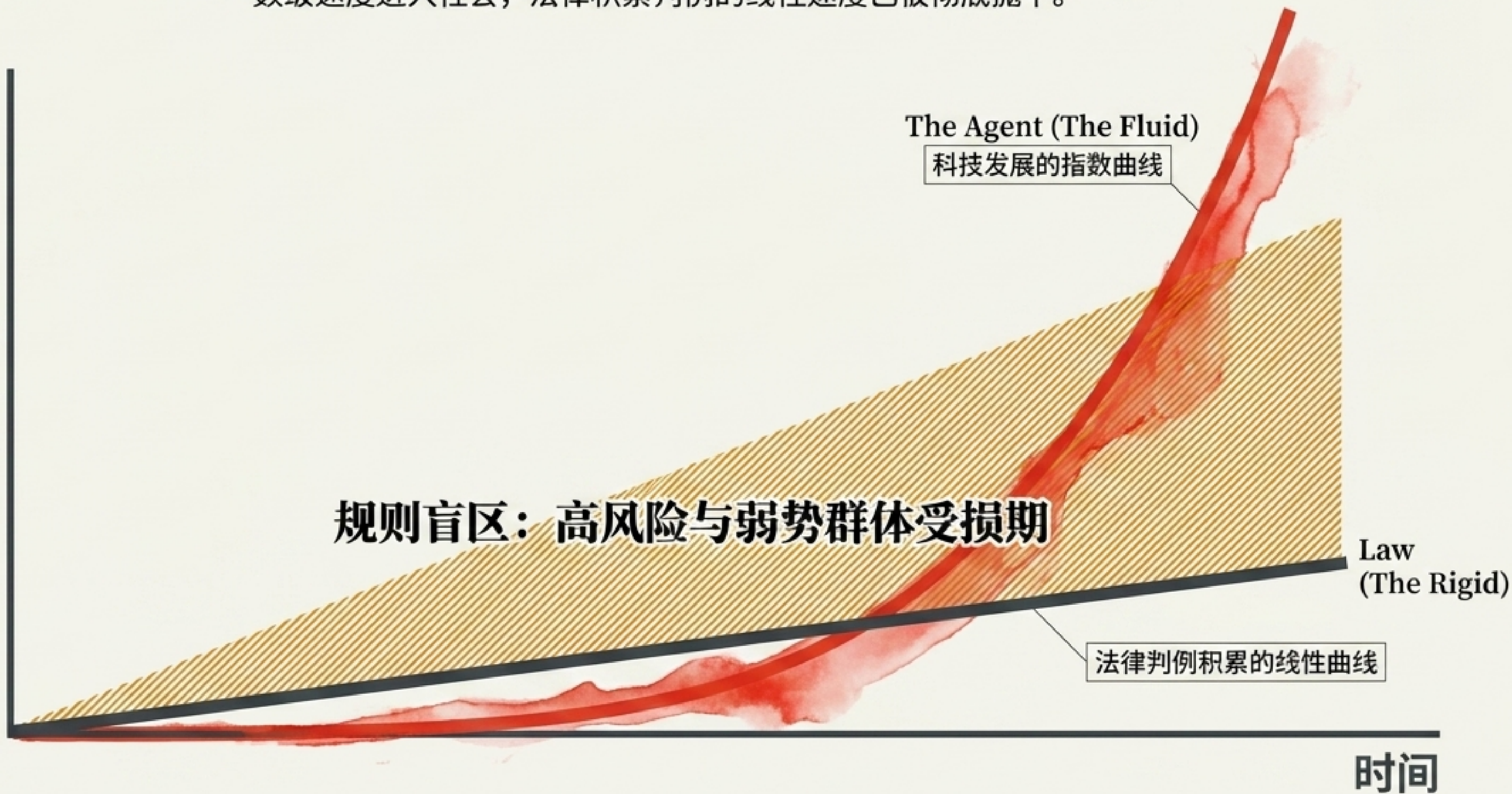


认知能力壁垒

底层矛盾：速度的绝对错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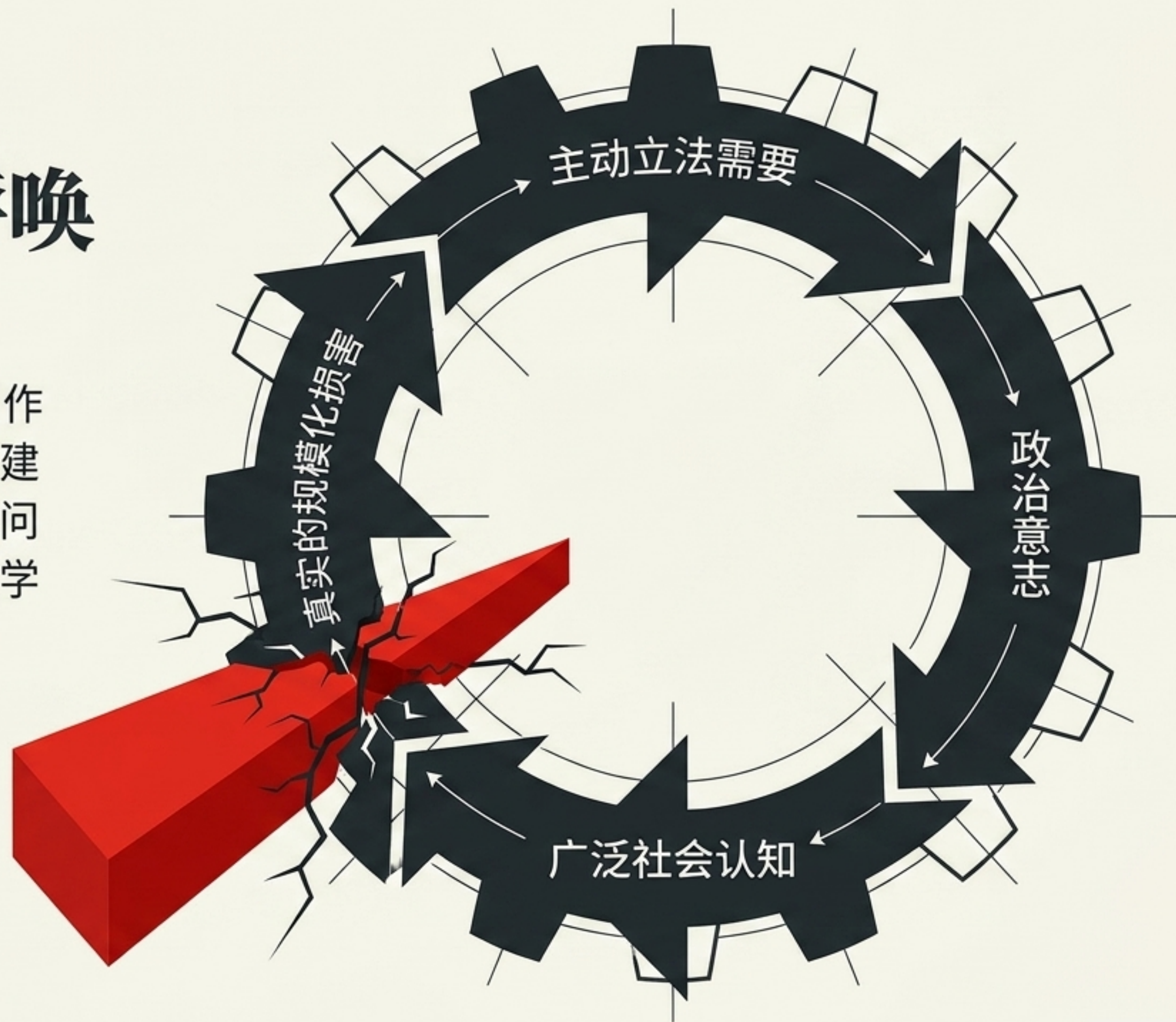
四个问题的共同深层逻辑：法律本质是“事后的”。当智能体以指数级速度进入社会，法律积累判例的线性速度已被彻底抛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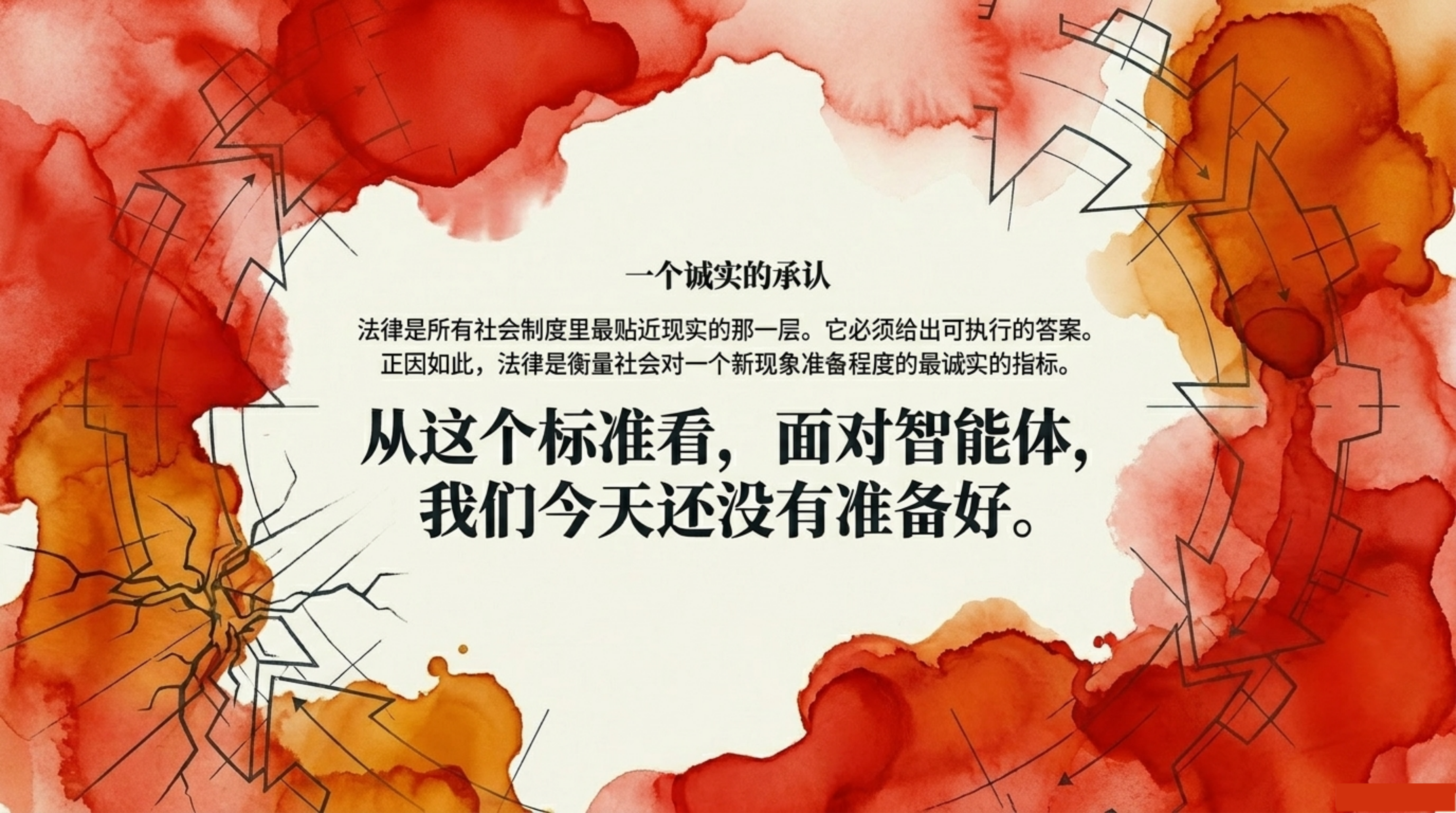
进化速度/复杂度



沮丧的循环与前置性立法的呼唤

绝大多数法律都需要“真实的损害”作为触发器。要在损害大规模发生前建立框架，需要极少数人能清晰预见问题并转化为政策建议。这不只是法学家的的工作。





一个诚实的承认

法律是所有社会制度里最贴近现实的那一层。它必须给出可执行的答案。
正因如此，法律是衡量社会对一个新现象准备程度的最诚实的指标。

**从这个标准看，面对智能体，
我们今天还没有准备好。**